

東洋思想家
田口佳史

今年81岁的日本东洋思想家田口佳史，仍然著述不辍。

王前

因緣湊泊，2022年笔者有幸采访了日本著名东洋思想研究家田口佳史先生（参见2022年3月3日《南方周末》）。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读了觉得有点意思，令笔者很受鼓舞。前些日子，读完田口先生写江户时代教育的文章后，跟田口先生的同事谈了感想，他就建议再做一次访谈，笔者当即表示欢迎。因为田口先生这一年写的文章里好几次提到当下东亚的国际形势，跟我们也密切相关。在这个新冷战乌云重现的时刻，听听日本内部不同的声音，应该是很意义的事情，所以笔者近日对田口先生进行了第二次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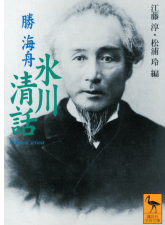
胜海舟的政治思考

2022年您说过跟胜海舟有点血缘关系，当时我听得非常惊讶。我以前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一篇介绍海舟的文章（2017年9月28日《南方周末》）。很多年前偶然读到《冰川清话》，一直对海舟这位巨人很有兴趣，所以今天先向您请教一下关于海舟的一些问题。

横井小楠是主张世界和平跟国家富强可以并存的人物。他锐利地指出，如果各国都抱着“本国至上”的想法，势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不可能从内心同情他人和别国，结果就会引起悲惨的战争。



近代日本政治家胜海舟(1823-1899)。



胜海舟著《冰川清话》。

《冰川清话》里记录了海舟晚年对东亚问题的一些看法，我读了很感动。海舟在十九世纪末就指出日本应该和中国、朝鲜一起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不应该走西方列强的扩张道路。他的远见在半个世纪后获得了证明。战后，大作家坂口安吾因此说海舟才是日本近代最大的政治家，跟坂口有过交谊的著名历史作家半藤一利也是海舟的粉丝，他对坂口的这个说法深表赞同，在著作里多次赞赏海舟的远见。现在有不少中国读者也对海舟很感兴趣，但很遗憾他的著作还没有中译本，所以很想听听您对海舟的看法。

你刚才说的海舟对东亚各国关系的看法，那是他晚年的思考。主要应该是受横井小楠(1809-1869)的影响。你知道海舟说过，他最佩服的人物有两位，一位是西乡隆盛，另一位就是横井小楠。

以“江户无血开城”为分界，海舟的人生可以分成两部分，可以以十年为单位来说明。十几岁时海舟开始练习剑术，十八岁开始练坐禅，对他来说练习剑术奠定了人生的基础，练习坐禅后，修练到“剑禅一如”的境界。二十几岁时开始学习荷兰语，那是为了学习兵学等西学，堪称文武双修。有了这些基础，三十八岁时他率队坐临威海去美国考察，对西方社会有了第一手的观察和了解。同船的有日后得享大名之福泽谕吉。四十六岁时，海舟和西乡隆盛一起决定“江户无血开城”，和平地终结了江户幕府的统治，让日本避免了一场内战，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如果没有这件事，海舟大概也不会这么有名吧。他活了七十六年，后来的三十年他离开了政坛的第一线。《冰川清话》就是晚年一系列谈话的记录，谈的其实是他对时事的看法，对自己一生的思考与总结。

海舟在学问上也花了很大功夫，但是他不是书斋型学者，他的思想都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可以说是我一直提倡的“活学”。我这里尤其要提到剑术的修行对他的影响。对练习剑术来说，瞬间的判断力非常重要。因为如何精准判断对方，是决定生死的关键，这点在海舟日后的政治思考有很大影响，可以说剑术造就了政治家海舟。

了解海舟的生平就可以知道，他是在充满危险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有敌人的环境里磨练出来的豪杰。你知道，后来成了海舟学生的坂本龙马也曾经要刺杀海舟，海舟好几次险些被刺杀成功，都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侥幸得救，这些经历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

待会儿要说江户时代的教育，在这里我就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武士阶层通常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进行古典的教育，就是读中国的古书。穷人家的孩子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要么学武，要么读书。

田口佳史谈如何从东方思想看东亚和世界

海舟运气很好，家里穷没钱可读，却遇到了贵人给他买书，他也勤奋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底子。有钱人给穷人家的孩子买书在当时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我想强调的是，之所以江户时代有很多出色的人物，其实跟贫穷有关，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就必须学习。

儒者出身的横井小楠

您说海舟不是学者的，确切地说，他不是那种死啃书本的学究，而是个实践家，这在《冰川清话》里他自己也强调过，但还是可以称他为思想家的。记得读学书房的《日本近代思想史》就曾计划出《胜海舟卷》，那一套系列收了福泽谕吉和西田几多郎等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说明他作为思想家还是获得承认的。我也觉得他晚年的那些思想是受横井小楠的影响。

是的，你的判断是对的，我再补充一个，还有佐久间象山(1811-1864)。这两个人对后来的维新志士影响很大，但跟包括海舟在内的志士们不一样，他俩不是儒家派。你知道佐久间是海舟的姐夫，他们的关系也很深。尤其是横井小楠对海舟的影响很大，我接下来就讲讲这两个人吧。

我五年前写了《横井小楠的人生与思想》这本书，就是要揭示他的思想的卓越性。我这两年还在写博客，每月一篇，用日文、英文和中文发表，着重阐发的是横井小楠的思想。他的思想非常有意思，我认为对今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江户幕府末年就提出关于新日本国家构想，可以说他一百五十年前就设计好了日本的进程，可惜他刚刚构成构想就被暗杀了，明治日本没能按照他的设想走下去。关于佐久间象山，我三年前也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谈了在想下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他的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横井和佐久间都是儒者、朱子学者出身，非常重视格物致知。他们认为西方有西方的理，应该好好地理解，不应该一上来就强调武力对抗，因为那样的话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横井和佐久间还主张用东方的思想去包容西方思想，要把西方在东方的扩张理解为思想上的挑战，应该用思想去回应这种文明的挑战。当时能够这样思考问题，实在是凤毛麟角吧。

尊重他者：横井超越时代的主张

出于对日本东洋思想研究的关心，我读了一些您的文章和著作。您对笛卡尔所代表的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思想的批评，我也有共鸣之处，是因为我研究

过现代性，总觉得不能一概否认西方近代思想的贡献。看到您反复提到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思想早已暴露了局限性，我就想起了最近刚读完的一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著名哲学家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写的《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他在书里说，西方的现代性其实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笛卡尔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另一个是蒙田所代表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后来因为欧洲宗教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明确清晰的思考模式，可以帮助人们超越于混乱之上，所以走向了笛卡尔式理性主义，渐渐忘记了重视具体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人文主义。在图尔敏看来，这就是笛卡尔式现代性造成许多问题的根源。这个角度很有意思，跟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批判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更宏大的视野。当然，很多东洋思想家早就指出东方思想跟西方思想有互补性，可以帮助克服西方思想的弊端，这个您也反复提到，东方的人文主义应该对偏颇的现代性起到纠偏的作用。所以图尔敏的著作时想到了您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

怎么这么巧，我也读过图尔敏的书，很赞同他的观点，并且受到过他的不少影响。从人文思想的角度来说，不仅仅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的人文主义需要重新重视，包括儒家在内的东方人文主义也可以派上用场。在我看来横井小楠的思想就是东方人文思想的重要部分。横井对儒家思想(朱子学)作出了令人佩服的深度解读，他不仅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见识，而且还有高尚的人格，是江户末期屈指可数的对整个宇宙万物的本质和相关性作出了精辟阐释的思想家。横井希望世界和平，是主张世界和平跟国家富强可以并存的人物。他锐利地指出：“各国皆抱‘割据见’之习气，各怀自利之心，无至诚惻怛之根本，故无法以天为心，不能法至公至平之天理。”

“割据见”是横井很独特的说法，意思就是把本国放在第一位的立场。用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本国至上”。有了那样的想法，势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不可能做到“至诚惻怛”，不会从内心同情他人和别国。他说结果就无法拥有像天一样宽广的胸怀，不能以慈悲为怀，也无法遵守公平无私的真理。

横井还说：“英国自英国之割据见，俄罗斯有俄罗斯之割据见，各国皆自有其议论主张，故终有惨怛之战。”他的意思就是说，英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俄罗斯也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讨论问题都本国之至，各有自己的主张，结果就会引起悲惨的战争。横井说就是因为“割据见”这种本国利益中心主义而导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确信本国至上的“割据见”就是和平主义、非战主义的最大敌人。因此要废止战争，端看如何克服这个“割据见”。

横井在分析西方近代文明时这样说：“西洋之学唯事业之学，非心德之学也。故无君子、无小人、无上下、以唯事业之学之故，事业日益开发。因无心德之学，故不知人情之事，交易谈判亦拘泥于事实约束，终归悲惨。纵生战事，仍拘泥于事。战事毕，复斡旋和好。若知人情，则战亦有可止之道。”

毋庸赘言，此处讲的西方不是地域概念，而是指近代西方思想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横井说近代西方学问只是“事业之学”，这里说的事业就是以生产和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所谓“心德之学”，则是思考人的存在方式的学问，是以学习人格和精神的典范为核心的学问，但近代西方的学问里面缺乏那样的内容。把事业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那么肯定是只追求自家的利益。这种时候如果能够通过心德之学来学习人情，明白“利他”才是建立长期友好关系的根本，横井说那样就不会老是使用施压、逼退等手段，而是会选择退让、妥协，如此就会产生心德、人情，方能避免争夺和杀戮生命那样的事态发生。